



清朝全史

第 三 冊

行印局百千

# 清朝全史 下一

## 第四十七章 文運大興編纂四庫全書

東南各省之富力增進。支那歷朝以來。凡承平日久。則人口益繁。而新墾之地亦廣。康熙  
郅治六十年。雍正帝立。更整頓吏治。及乾隆年間。國庫存款不下五六十萬。此不獨吏治之  
效。實清朝入關以來。百餘年生聚。恢復東南各省。富力有以致之。最著者。爲江蘇浙江二省。  
查乾隆時戶口冊。直隸一省之數。不足當揚州一府。山西一省之數。不足當松江一府。陝西  
河南甘肅三省。亦然。概言之。江蘇浙江之戶口。可以七八倍於北方諸省。卽湖南湖北四川  
山東諸省。亦不過其二分之一。江浙戶口增加。卽富力增加。富力增加。卽促起文運之發達。  
明季浙江黃宗羲有言。當秦漢之際。關中田野開闢。人物殷盛。江南方脫蠻夷之號。故金陵  
不能與之爭勝。今乃不然。關中人物久矣不及吳會。萬曆六年調查戶口時。全國總計六千  
六十九萬餘口。金陵所轄一千五十萬。天下之有吳會。猶如富室之有倉庫。但戰爭之餘。都  
城村落。不免失其十之二三耳。信如所言。清朝盛時。可謂復萬曆極盛時代之狀矣。蓋支那  
文運近古以來。江浙爲之中心。其所以促進之故。可以灼見。

學問之新氣運。自明崇禎末至康熙時。江蘇崑山顧炎武。浙江餘姚黃宗羲。湖南衡陽王

夫之直隸博野顏元。湖北天門胡承諾等各樹特立學風。蔚明季遺儒之大觀。卽以開新朝初期學術之範。炎武參照第四十一章 經學宗宋儒。然非其本來面目。以彼之言。經學卽理學也。舍經學而言理學。乃墮於禪學而不自知云。其名著日知錄。雜載考據考訂之意見。彼對此著述語其感慨曰。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炎武之學重考證。可以知之。宗羲參照第四十一章 學承劉念臺。雖以王陽明爲宗。惟所長在歷史有用之學。非宋人所謂之理學。其名著爲明儒學案。明史案。及關於算學律呂諸篇。王夫之號薑齋。以船山知名。在湖南之石船上築土室以居。彼以宋學爲門戶。然以朱子爲正宗。力闢陸王。其所著讀通鑑論。最稱卓絕。顏元字渾然。號習齋。生於崇禎八年。四歲時遭兵亂。父被捕於滿軍。彼幼耽兵學道術。壯年宗宋儒。後翻然拋棄舊學。提倡折衷六藝。其著多不傳。然有門人王源劉齊李琳等出。其學行於北方。胡承諾號石莊。有繹志六十一篇。屬詞如文中子。其學全不行於當時。綜上所述。不能考見。陸王之心學。然以吾人觀之。明末雖有心學橫流之歎。然此不獨王學末流之咎。實由於明值衰運。社會上皆尙簡易便捷。乏博大之氣象。以心學偶有類禪家語錄者。適與當時人心相應。然反抗此一般思潮。而熱心實學。開清初學術之運者。今猶可以想見。此諸人其開創者。而非大成者也。顧黃二人勿論已。如船山著黃書。述少數專制之不平。自題其墓碣曰。明遺臣王某之墓。習齋求其亡父哭祭於遼東之野。均有追懷故國之思。故其學問尙實用也。清

學者被此遺風。其傾向惟擇一途。遂作考證學之先聲。

康熙帝與朱子學。既厭舊學之空疎。而替代之新學又未成立之時。在支那儒術中。朱子學似近於折衷之地位。康熙帝之推崇朱子。以格物致知說。符於西洋科學形式之故。參觀十三章 從一方面言。倡導此學派。亦以融化其排滿之思想也。清朝於是以朱子學爲標準。刊行其性理大全。朱子全書。科舉考試人才。以經書爲題目。其解義。一依據朱子。又當時受明季理學者之感化。其中如浙江平湖陸隴其。江蘇太倉陸世儀。山東濟陽張爾岐。浙江桐鄉張履祥。福建安溪李光地等。皆以朱學正宗稱。河南歸德湯斌。直隸大興朱軾。最爲馳名。浙江呂留良。陝西李顥。亦以朱學著聞。以上諸人中。陸<sub>其</sub>。李湯朱等。仕清朝官至太學士。不得不謂其皆由朱學而致榮顯。然以當時風氣尙朱學。以排斥陸王理學。或卽爲此學風之鼓吹者。由是朱學遂成爲一種科舉學卑污之輩。亦以斯學爲緣飾。仕途之具。斯不能無遺憾也。但當注意者。滿洲人習理學者。多趨於朱學是也。

漢學大起於東南。清朝之獎勵朱學。不隨世運爲轉移。皮錫瑞著經學史有曰。凡事有近因。有遠因。經學所以衰而復盛者。由於本朝之尊崇朱學。以朱子在宋儒中學最篤實也。元明雖崇尚朱學。未盡得朱子之旨。王顧黃三大儒。皆嘗潛心朱學。於是開國初。漢宋兼采之學派。於宋學漢學交替之期。然勢力甚微。故漢學大興於東南。自雍正至乾隆初。其事較然。

說者或以東南之士。講宋學者屈事北廷。如孫嘉、凌、楊名時、陳鵬年等。稍勵風節。多以禹步舜趨。博顯要爲陋。又以文章著名之徐乾學、高士奇、張照、齊召南等。亦均厭仕滿朝。乃相率而從事於漢學之考證。彼等多夷然不應科舉。亦不通姓名於顯宦。如此云云。是以漢學之起。由於不慊然於朱學者之立身。實則東南學者爲研究學問。故組織新學派云。時江蘇吳縣之惠氏。安徽歙縣之江永。休寧之戴震。其巨擘也。

漢學分吳皖二派。譏評宋學空疎之一派。專批評經書之本文。亦可謂自然之潮流也。彼等自命爲漢學。凡兩漢以下書不讀。據彼等之言。漢儒距孔孟之時未遠。比較尚不失古義。欲講明經學。不得不先考察漢儒之言。所謂兩漢訓詁之學。於是以生江蘇吳縣之惠周惕。其子士奇。孫棟。三世承述家學。同縣之余蕭客、江聲、江藩皆出其門。有浙西吳派之目。本文批評之外。有江永者。出自安徽婺源。一傳休寧戴震。東原再傳江蘇金壇段玉裁。此派注重於解釋字音。以讀經書先要詳識古音。所謂小學專門派。有皖派之目。江蘇高郵之王懷祖。及其子王引之。亦屬此派。以上兩派縱斷雍乾兩代之學界。及惠棟著《周易述》一篇。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年。至此復燦然而彰云。戴震以經之載道明道爲詞。謂成詞者字也。學者先由字通其詞。由詞以求其道。予自十七歲志於聞道。謂非求之六經。不得孔孟之眞。非從事於字義。無以通其制度名物語言。爲之拮据數十年。灼然而知古今治亂之源。謂宋儒之譏訓。

詰輕語言文字猶渡江河而棄舟楫是已開放排斥宋儒之先聲矣。

校勘輯佚金石之學。從批評經書原文研究字音。於是校勘之益精。各校刻善本。戴震之功可推第一。此外浙江杭州盧文弨起抱經堂。從事校讐。刻逸周書經典釋文春秋繁露方言等書歸安丁杰助戴氏者。吳縣顧廣圻江聲出於其門。校勘乃愈出愈精。以裒輯佚書。可供研究漢學之要。惠門之余蕭客始刻古經解鈎沈。採唐以前之遺說。又輯曹魏六朝說經。江西金谿王謨彙刊漢魏遺書。其較後者有江蘇陽湖孫星衍刻平津館叢書。介紹佚書。皆有促進時運之效。金石文字者。以研究鐘鼎彝器。乃至刻石碑板之文字爲一派。前有直隸大興翁方綱。草溪江蘇青浦王昶。蘭泉後有嘉定錢大昕。斯學與史學有密接之關係。約言之。以上三種學問。皆可爲研究漢學之補助學科。互相關聯。以張其氣焰。

浙東學派及史學。漢學約發生於浙西。同時黃宗羲之史學。又起於浙東宗羲之學。一傳而有寧波萬斯同。萬斯大再傳而有餘姚邵晉涵。寧波全祖望。至會稽章學誠。雖未親受業於梨洲之門。而史學至此始集大成。其名著之文史通義。稱爲古今絕作。諸人大抵皆熱心傳布。前明之遺事。因之以刺激排滿之感情。不可謂爲非浙東人之特色。參照第十一章雖同爲史學。而嘉定王鳴盛。出於吳派。著十七史商榷。錢大昕出自皖派。編廿二史考異。此一代之述作。可以稱斯學之最盛者。錢氏之外。尚有弟大昭等。與高郵王氏。吳縣惠氏。均以累世家。

學稱。以上舉新學之梗概。併附記先達之鄉邦。綜而觀之。今之南京以東江浙二省之沃土。爲此種思想之養育地。如吾人所謂由東南富力促進文化。非虛言也。但戴東原出自休寧。介於安徽萬山之間。若非力役不能爲生。或謂東原學之說文。乃影響於其勤苦習俗之故云。然戴氏之學。非成於故鄉。出揚子江之沃土。然後其著作乃發達。清朝對於此種新現象。講如何之方法與否。又新學之發生影響。及於舊學與否。乾隆帝所設之四庫全書館。頗於此有關云。

康熙帝編纂圖書集成。康熙帝命內閣學士蔣廷錫等。纂輯經史百家。名古今圖書集成。凡一萬卷。其內容之浩瀚。古今不見其比。雍正帝立始印行之。圖書集成之材料。及其編纂之次序。雖未詳其概。但知其出自永樂大典者甚多。圖書集成一大類書也。類書者。將散見於諸書之事實。載於一類之謂。要不離乎簡便之旨。類書之出於支那已久。如唐之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宋之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皆是永樂大典。又可謂廣義之類書。雖然人文進步。篤學之士。甘拔他人之萃與否。甚屬疑問。其兆早見於明代之原書彙刻。帝之事業。比之利用西洋文明。不得謂非失策也。依吾人所想像。圖書集成。雖得謂併於清初之文化。而不足以施之於乾隆時之學風。質言之。今乃類書時代告終之期。而進於購讀原書之新時代。也。清朝當此保護文化聲譽微末之時。宜加一層思慮以處之。然當時不能不顧慮者。即其

財政之態度也。

四庫全書與乾隆帝。乾隆二十七年清廷發表四庫全書之諭旨。四庫者謂經史子集之四部。帝之意志可於其諭旨而得之。曰御極之初。即詔中外搜訪遺書。並令儒臣校勘十三經。二十一年後開館纂修。綱目三編。通鑑輯覽及三通諸書。惟蒐羅益廣。則研討愈精。如康熙年間所修圖書集成全部。極方策之大觀。引用諸編率屬因類取裁。勢不能悉載全文。使閱者沿流溯源。一一徵其來處云。可知帝之意。以學者不能滿足於類書。故別圖編纂一大叢書。於是自乾隆三十八年。開設四庫全書館。任皇室郡王及大學士爲大總裁。六部尙書及侍郎爲副總裁。然實際任編纂者。乃爲總纂官孫士毅、陸錫熊、紀昀三人。而紀昀曉嵐之力尤多。分任編纂之事者。不少著名學者。如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官有戴震、邵晉涵。校辨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有姚鼐、朱筠。纂隸分校官有王念孫。總目協勘官有任大椿。副總裁以下無慮三百餘名。該書至乾隆四十七年告竣。總計存書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萬九千七十五卷。存目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卷。云所謂存書。乃著錄於四庫者。存目乃僅錄其書目而已。

四庫全書之內容及編纂之方法。四庫館編纂之主旨。採六種方法。第一爲勅撰本。自清初以至乾隆時。依勅旨所編纂者。舉其例如左。

周易述義十卷

周官義疏四十八卷

禮記義疏八十二卷

律呂正義後編百二十卷

同文韻統六卷

音韻述微三十卷

遼金元三史國語解

四十  
六卷附唐桂

御批通鑑輯覽

百十六卷附唐桂

通鑑綱目三編四十卷

續通志五百二十七卷

皇朝通典百卷

滿洲氏族通譜八十卷

宗室王公功績表十二卷

勝朝殉節諸臣錄十二卷

大清一統志五百卷

周易折中二十卷

儀禮義疏四十八卷

春秋直解十五卷

詩經樂譜三十卷

叶韻彙輯五十八卷

明史三百三十六卷

皇清開國方略三十二卷

續通典百四十四卷

續通考二百六十卷

皇朝通考二百卷

皇朝通志二百卷

蒙古王公功績表傳十二卷

臺灣紀略七十卷

日下舊文考百二十卷

熱河志八十卷

滿洲源流考二十卷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五十四卷正編八十五卷續篇三十三卷

平定兩金川方略百五十二卷

蘭州紀略二十卷

皇輿西域圖志五十二卷

盛京通志百二十卷外各省通志

國子監志六十二卷

歷代職官表六十三卷

大清通禮五十卷

皇朝禮器圖式二十八卷

國朝宮史三十六卷

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六卷

康濟錄六卷

淳化閣帖釋文十卷

經史講義三十卷

儀象考成三十二卷

曆象考成後編十卷

協紀辨方書三十六卷

石渠寶笈四十四卷

祕殿珠林二十四卷

唐宋文醇五十八卷

唐宋詩醇四十七卷

皇清文穎百二十卷

此種勅撰本與對於他書者異。皆列各門例之前。第二、內府本乃康熙以來自宮廷收藏者。凡經史子集存書約三百一十六部。存目凡三百六十七部。第三、永樂大典。明成祖時所編。

纂。一萬餘冊。貯藏於翰林院者。就其中拔出。存書存目。凡五百餘種。今揭其著名於當時者。如舊五代史。續資治通鑑長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嶺外代答。諸蕃志。宋朝事實等案。採取大典本之說。乃尙書徐乾學之宿案。彼死於康熙中。不得行其志。至是安徽學政使朱筠主上此議。第四爲各省採進。本命總督巡撫等。進獻其地方遺書。採書最多者爲浙江。最少者爲廣東。湖北湖南山西陝西次之。據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總數四千五百二十三種。五萬六千九百五十五卷。別分卷者二千九十二冊。第五私人進獻。本係當時著名之藏書家所進獻。知名於清初者。如浙江寧波范氏之天一閣。慈谿鄭氏之二老閣。杭州趙氏之小山堂。嘉興項氏之天籟閣。朱氏之曝書亭。江蘇常熟錢氏之述古樓。崑山徐氏之傳是樓等。至乾隆時已歸他姓者不少。四庫館令此等藏書家之子孫進獻之。約以進獻之書。謄寫後即付還。因之地方藏書家進獻頗多。一人送到五百餘種以上者不少。朝廷各賞圖書集成一部。百種以上者。賜以初印之佩文韻府一部。第六通行本。乃世間流行之書籍。約以上各端。乾隆之編纂四庫全書。在支那書籍之蒐集史上。實爲空前之偉觀。所可惜者。當時四庫之館臣。採永樂大冊時。殊不盡職。據傳聞云。彼等大抵取其卷帙略少者。宏編巨冊。措而不問。後來徐伯星所輯宋中興禮書。政和五禮新儀等。皆從大典錄出者。卽此可見。咸豐中張穆語以此事。謂永樂大典。尙有秘本甚多。大典自明代。卽失其副本。翰林藏本。稱爲獨一無二者。館

臣草率了事實爲缺憾。光緒二十六年，當拳匪之亂，翰林院罹於兵火，其卷帙多散佚或燒失，殊可惜也。

建七閣貯藏四庫。乾隆帝編纂四庫全書，造文淵閣於北京紫禁城內，造文源閣於雍正爲皇子時讀書之圓明園，造文溯閣於奉天陪都宮殿之地，造文津閣於塞外之熱河，爲貯藏之所。此稱內廷四閣。文淵閣建造式，帝命仿浙江范氏天一閣爲之。當全書告成之後，又命起文匯閣於江蘇揚州之大觀堂，起文宗閣於鎮江金山寺，起文瀾閣於浙江杭州聖因寺之行宮，亦各藏四庫全書一部。此稱江浙三閣。凡七閣，既成，帝曰：我國家荷承休命，重熙累洽，同軌同文，所謂禮樂百年而後興，此其時也。又謂朕蒐集四庫之書，非徒博右文之名，以示其得意焉。內廷四閣，非特別之資格，與得許可者不准閱覽。江浙三閣，聽學者皆得閱覽抄錄。七閣之中，今日尙儼然存者，惟文津、文淵、文淵三閣。他如文宗、文匯二閣，亡於太平之兵亂。圓明園文源閣，燬於火，文瀾閣亦少有散亡云。

對於四庫全書編纂之批評。四庫全書編纂之旨，雖可於帝之宣言知之，然未必非乘國帑之豐裕，以逞其好名之心也。吾人前以四庫館之開設，爲東南各省人文發達所促成，其實從一面言之，又無非北京朝廷從來崇尚之宋學漸次失收服人心之效力使然耳。而四庫館對於門戶之見力避忌，宋漢兩派之爭，固不必言，且以講學之風爲可厭，又以講學乃

講明義理。其方針爲排斥宋學者所不許。聞其初大興朱筠。請開設四庫館。尙書劉統勳力持不可。大學士于敏中力爭。乃得准行。劉駁斥之意如何。吾人未能深知。然徵其生平之言行。必非無所揣摩而出此者。據清末一學士所解釋。本朝學術之分歧。實四庫館開其端緒。至有咸豐時天下不亂於長髮賊。而亂於漢學之說。學術分歧。今乃益甚。始知劉統勳所見之遠云。

乾隆帝之禁書令。在編纂四庫全書諭旨前後。又布一禁書令。甚可注意。禁書者。卽明代關於滿洲祖先之著述。據帝之諭旨。此等逆書。不合於本朝一統之旨。勿使行於世。蓋文弱之漢人。被北人驅逐時。藉文學以發抒不平之氣。爲唯一之武器。其著述之數極多。帝此時不僅欲一掃此種明末之記錄。并思將其正史一切付緒銷毀。其處置殊不公允。此種命令。始於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三年。再加二年之期限。至四十六年又展限一年。據兵部報告。當時銷毀之次數。二十四回書五百三十八種。共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云。然猶以爲未足。至乾隆五十三年。尙嚴諭遵行。從大體而言。在北方諸省。較完全遵行。其東南各省。未能禁絕。時諭中有江西江蘇浙江等省分較大。素稱文人之淵藪。民間書籍繁多。所以不能禁絕者。皆由督撫等視此事爲等閒云。後流傳於日本之錢益謙詩文集。亦被銷燬於此時。乾隆帝一方誇蒐集四庫全書之功於漢人。他方立文字之禁。貽後世排滿口實。殊爲可惜。

## 第四十八章 乾隆帝及其政績

康熙帝與乾隆帝 乾隆帝幼時聰明。六歲時能誦宋儒周濂溪愛蓮說。康熙帝初見之於皇子邸宅牡丹臺。謂其後福甚大。命養之於禁庭。朝夕教訓過於諸皇孫。又扈從於熱河狩獵場時。有熊躍出。帝乃仆以小銃。令彼往射殺之意。欲予以初獵獲熊之名而已。彼急乘馬。仆熊復立。帝又發銃殪之。帝歸語諸妃云。此子福未可量。使彼至被仆之熊前。熊再起。安然無事。云自是益加寵愛。據某史家之言。以康熙帝始無立雍正之意。彼由其愛寶親王乾隆子。名其父雍親王。乃得以卽位。此說不無可信。以次略述其母。其女家爲滿洲旗籍那拉氏。費揚古之女。幼時在承德母家。貧無婢奴。六七歲時。父母嘗遣之入市買雜物。十三歲時入北京。值選擇秀女之時。秀女者。八旗處女。達於十二歲時。戶部案籍奉仕於宮皇之謂。廷后及皇妃。皆由其中選擇。時彼適與一羣秀女觀於宮門。衛者誤以彼爲在籍之人。得引見之榮。彼容貌端正。於是中選。分於皇子之邸。而爲雍親王府之人。府卽世宗雍正法之潛邸。皇子會親王。罹時疫。看護者多不願。彼乃奉王妃之命。旦夕服事。至五六旬。疾乃大癒。遂得留侍親王。生乾隆帝。一說又云。乾隆非那拉氏所出。實浙江海寧陳氏之子也。未知孰是。

制度大備 凡百制度。至此時乃大備。關於皇位承繼事情。實清朝最難問題。此時制定不能越一定等輩之法。等輩者。永、縣、奕、載、溥、毓、恆、啟、燾、增、祺等十二字。次第之謂。例如乾隆。

帝之皇嗣子與嘉慶帝爲兄弟及從兄弟皆上爲一永字。下一字皆從王。如永璜永璉永琰等類。次乃道光之兄弟。上一字爲縣。下一字從心。如縣寧縣愷縣忻等。是咸豐乃奕字輩。故其兄弟上一字爲奕。下一字從言。如奕訢奕訢等。同治乃載字輩。下字從水。如載淳載湉等。惟光緒與同治同輩。以先皇無子爲言。擇載字輩。當時紊亂祖法之議大起。此等制得乾隆批准。然皆模仿前明之典例。加以損益者也。此種名字與國初之太祖太宗及其兄弟等之名比較。不能不覺爲變遷之著者。帝最忌滿人之類漢名。有滿洲人大家之一鈕鈜祿氏。以郎爲姓。乃鄙而罵之曰。爾非狼乎。總之制度之完備。滿洲朝廷漸次化於漢人。可以證之。國語及國俗之保存。滿洲之保存其固有風俗。雖自康熙以來不改。至乾隆時。其手段爲之一變。帝患滿人感染漢習。察其原因。由於滿人文化不及漢人。欲補此缺陷。惟有禁其模仿漢習。一面製作關於滿洲之文獻。如滿洲源流考。首載諭旨一道。其意以國姓之愛親覺羅。乃與國語之金同意。我滿洲與金源氏同爲一脈。雖祖宗之時受明朝之封。乃爲與明修好。假此以結兩國之歡而已。爲樂天保生之計。故不拒絕云。據金史世紀。顯於唐代之渤海國。有文學禮樂。證明金之先卽有文字。以見滿洲部族文化之久。然此等述作有效與否。不能無疑。吾人對於此事。可引國初太宗戒羣臣者一節。以爲參考。曰。爾等宜審聽之。世宗者。蒙古漢人諸國聲名顯著之賢君也。故後世咸稱爲小堯舜。朕披

覽此書悉其梗概殊覺心往神馳耳目倍加明快不勝歎賞朕觀金太祖太宗法度詳明可垂久遠至熙宗哈喇及完顏亮之世盡廢之耽於酒色般樂無度。儼漢人之陋習世宗卽位奮圖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孫仍儼法漢俗預爲禁約屢以無忘祖宗爲訓衣服語言悉遵舊制。時時練習騎射以備武事雖垂訓如此後世之君漸至懈廢忘其騎射及哀宗社稷傾危國遂滅亡。乃知凡爲君者耽於酒色未有不亡者。先時儒臣巴克什達海庫爾繆屢勸朕改滿洲衣冠儼漢人服飾制度見朕不從輒以爲朕不納諫朕試設爲比喻如我等於此聚集寬衣大袖左佩矢石右挾弓忽有勇者突入我等能禦之乎。朕發此言實爲子孫萬世之計也。恐後世子孫忘舊制廢騎射以儼漢俗故常切此慮耳。

以上乃崇德元年讀滿文所譯之金史本紀時之感慨也不幸太宗之此種豫測至乾隆時昭然發現彼等不僅仿儼漢人之風俗且忘其國語也在當時所增補之四體及五體清文鑑雖在網羅中土及外藩之語言實由於強其國語威權之政見而生姑以吾人所知而言滿洲語之整頓及增加後徒出一稀代之文人名和素者惟翻譯元明之著名小說如西廂記金瓶梅等投一般之嗜好而已。

英國大使馬加特尼所傳說之乾隆帝乾隆五十八年英國大使馬加特尼所傳說如下曰皇帝午前三時起牀入皇室用之塔拜佛後閱覽諸官憲之奏疏此等官憲限於有直接

上奏之資格者。七時朝餐。食後與女官宦官等共逍遙於宮城園庭。次召首相御覽現行之事。然後賜朝見。通常午後三時食後赴劇場。否則卽從事於他種娛樂。至就寢時入室耽讀其所愛之書。其就寢時間無逾七時以後者。又曰婦人室。皇后一人。(今已故)第一級之妃二人。第二級者六人。宮女百人。故后所生皇子有數人。妃及宮女所生者又有幾人。皇女數人。嫁於韃靼諸公。或韃靼諸大臣。未有一人嫁於漢人者。彼有才能。有學識。勤勉。且信仰之念厚。富於仁慈。對其臣下叮嚀溫和。對於其敵復仇之念甚強。絲毫無所假借。當其地位偉大。勢力隆盛。意氣揚揚。若少招失敗。卽痛恨不已。無論何事。嫌落人後。不甚信任諸大臣。一旦震怒。不易安慰。皇子等雖有達四十餘歲者。尙不與參密議。又不與以重權。太子屬諸誰。何人不得而知也。其第一皇孫才能秀出。亦不與聞諸事。然頗得其鍾愛云。又曰皇帝常云倦於政務。數年之後定讓位之時日。因時日過於迫切。改期亦所不免。今乃千七百九十六年。尙不聞有讓位之命。其本來體力旺盛。雖八十三歲。尙無衰弱之病也。

康熙乾隆兩代之比較。馬加特尼又有言曰。趙大人(大使護送者)欲喫煙。時以其無從者。余於袋中取小盒自來火擦之而燃。彼見身內藏火。毫無傷害。大為驚異。余因說明其故。卽以一盒贈之。如此細微之事。視為奇異。余因以知支那國民於機械學中。未始無所優長。而於醫藥之外科術。及科學知識。則甚劣於他國。余在支那。見盲者甚多。有木製之足者。又